

醫論 卷之二

醫家名論選讀卷之二

嘉定張壽頤輯錄

陸九芝丹痧斑疹辨

丹痧斑疹四者。丹其痧類。斑兩疹類。痧輕而丹重。疹
輕而斑重。丹其斑皆出其膚平而成片。痧其疹皆高
出於膚而成点。痧自痧也。渾言之則通曰痧。
上疹自疹斑自斑也。渾言之則通曰疹。而痧之原出
於肺。因先有痧邪而始發表熱。治病者當治肺以升
達為主。而稍佐以清涼。痧之原出於胃。因表熱不解。

已成裏熱而虛為疼邪。治疼者當治胃。以清涼為主。
而少佐以升達。病於當主表散時不可早用寒潤。病
於當主苦泄時不可更從辛散。大旨升達主升葛榮
之屬。清涼主參梔桑丹之屬。惟宗仲景葛根芩連一
法。出入增減。則於此際之細微層折。皆能曲中而無
差忒。此治癆疹之要道也。自來治此證者。主辛散則
禁寒泄。主寒泄則禁辛散。故兩失之。至不僅為癆其
疼。而為丹為斑。則皆裏熱之甚。惟大劑寒藥乃克勝。

任非第痧疹之比矣。有是四者，脫必訶。四者之癆與不癆，以脫訶之解與未解為辨。有是四者，熱必壯。四者之解與不解，以汗出之透與未透為辨。故當正治。痧疹時必急行吐清兩法，表裏交治，務使痧疹與汗並達。惟痧疹當發出之際，病人每向極不可耐，稍一輾轉反側，其點即隱，痛邪反從內附。此正不必有外來之風也。即袖端被角，間略有疎忽，其汗便縮一縮之後，旋即周身皆乾。此時厥有二興，一則汗方出時。

毛孔盡開新風易入一則汗已大出不可再汗非特
病痊立隱且津液既泄熱必益熾後此更端皆從汗
起病家只道未愈医家止但說變病就知皆汗不為
法之故耶凡病之宜從汗解者無不皆然而兼病疹
者尤甚故特於此錄之

近見有刻癰喉痧証輯要者教人宜從表散固不
誤也而又切戒寒涼則并表散而止鮮當矣聞首
先戴棄天士先生医案一則云此一病大热內

熾醫見火熱之甚。投以犀羚參連梔膏之類。輒云
隱伏骨髓。轉眼凶危。孰知初起時解肌散表。溫毒
外達。多有生者。火熱之甚。寒涼強遏。遂已不救。良
可慨也。云々。此言恐是假托。若葉先生當不必是
之謬也。夫此訛之在初起。宜從解肌散表時。但有
表熱無裏熱。自當從表解散。固無所謂毒也。若既
云一固大熱。內熾則有表熱。復有裏熱。而其毒成
矣。熱既成毒。安得不寒涼。乃又曰火熱之甚寒涼。

強過只此八字如何連貫況以犀角之本不需用者其他药渾作一例遂益夸連膏施之需用者而並斥之既不識病又識药一例加心良可慨也等字後人遂以此為葉先生語而信之則此病從此無治法矣試思仲景於青龍湯已用石膏於白虎湯不復用桂麻蓋於宜青龍時已不独是表熱宜白虎時直是独有裏熱豈有葉先生而并表熱裏熱之不考者哉况此二說是一固火熱而尚不

用寒涼則寒涼之日。直到何時方可用耶。凡病已
到裏熱地步而仍一味表散。則汗大出而液且涸。
熱更灼。所有溫毒。何由而解。熱甚。鎔津自當內泄。
遂致不救。皆此等諭語害之也。此毋本為燥喉而
發。乃後半插入委中。少商。挑痧。刮痧等語。並載瘡
瘍正氣一方。則此病非彼病。尚且渾而一之。似以
談直堪捧腹。○近又有重刻喉病論。前半意上略
同。獨後半載祖鴻範一論。則平允之至。因亟登之。

祖云。此症解表清熱無非兩法而已。初起自須透達。即或宜兼清散。總以散字為重。外及內之風寒已解。內蘊之邪火方張。惟有寒濁方能泄熱。一盡而病自愈。若仍執散辛之方。則火得風而愈熾。炎勢燎原。殺人最暴。要惟於先後之間。隨機應變。斯各中其窪耳。此則勝於他說萬々。若彼之妄戒寒涼者。正未識此奧窓也。

(書後)病與瘡瘍。其形相類。病以詛之嘛。以詛之瘍。

方言不同。其实則一。或高起。挿之有跡。疏者散布。或散沙密者鑽簇。或沙土故以病子為名。象形之義也。疹之與瘡。其形近似。但疹屬血熱。其色紅赤。較病子尤為鮮豔。故曰紅疹。瘡屬溫邪。色為水晶。若白如塗土。則敗徵也。故曰白瘡。此三者皆肺家之鬱邪。惟瘡為行時之厲氣。輒至積染成疫。而疹瘡皆時病中之壞症。必其先用前得當。歷久而肺邪未清。內無泄化之路。然後發現於肌表。如肺

不

有鬱熱不知清解其熱而但與疏泄透表則發紅
疹肺有溼痰不知泄化其痰而但與升散發汗則
為白瘡故疹瘡之見常在身熱不解十餘日或二
十餘日之後從未有惡寒發熱二三日而即發疹
瘡或發子者所以疹瘡二者雖非絕症而病者正
氣已虛治療以最不易且多有疹瘡既見而大命
隨傾者非医者誤治之誤病也何苦不早清其熱
早化其瘡而不徒事於表药則必無疹瘡可斷言

也。若丹之與斑，則無形而有色。視之可見，扣之無痕。其狀亦復相類。惟斑是胃家之鬱，故必熱病，始入陽。以避之又久，內無泄導之法，而仍服表药，乃以胃家熱鬱之象，遠達肌膚。小如蚊噵，大如豆點。尤大者，則如雲霞成片，而悉與膚平，毫不高起。輕者色紅，重者色紫。尤重者，則為藍為黑。而胃府已爛，不可救药矣。又有中氣已虛，頻服表散，而浮陽外泄，則斑色隱々淡紅。古人所謂陰斑，亦多是誤。

治之壞病而丹之形色雖與斑相似為病亦屬血
熱。然其陽明胃熱之發斑毫不相涉斑之發也
恒在熱甚者狂躁昏迷之中而丹之發也不過
肌膚之色泛作赤霞片而其人無寒無熱不痒
不疼眠食如常豈得其胃熱發斑之大証混作一
例。顧嘗見一壯年人夏月間諸無所苦但肌膚片
片如霞。大者如掌。小者如錢。肌理如常。不癢不
熱全無痛痒。授以涼血清熱。如丹皮梔子玄參鮮

地等物三四服而膚色復故。此即丹也。字亦作癰。
惟古書恒有丹癰連舉之文。則已混疹於丹。又有
以癰疹癰瘍連類言之者。則又混疹於癰。而近人
又有癰候。痈疽輯要等書。盛行於時。又以無形之
痈。具有形之癰。淆亂為一。遂致癰疹癰瘍。是一是
二不易辨别。究之疮情病狀。皎然不同。断不容渾
淆不清。疑誤後學。(巢氏病源二十一卷。論丹候。沒
丹者。人身体忽然癰。亦為丹瘡之狀。故詎之丹。則

有色無形。已可想見而別立一門。不與傷寒斑瘡
並為一類。則丹與斑截然不同。又其以征。元之以
論。詎丹與斑皆與膏平而成片。病與疹皆高於膏
而成點。其說甚是。而又詎丹與病類。斑與疹類殊
是未允。若治療之法。病則全係感觸之邪。故治宜
輕揚外透。正宜辛涼。如荆茅蟬蛻桑叶。棗藜之屬。
不可辛溫。其有全身見點而面裏未透。可用葛根
三四分。山不可重用。古人治麻。以叶麻葛根為主。

劑。今宜審慎其經。即須清解。必不可昧。然太過致
成喘。肺痽則肺熱泄于肌表。宜清肺火。更不可昧。
散培則肺濕未化。而肺氣已虛。宜清養脾胃。參以
化濕。不可意散。又不可涼潤。斑則胃家一固毒火。
惟有大劑清胃。古法多有以附麻葛根作透斑計。
者。今則竟如鵝毒。萬不可用。九芝所言。尚嫌粗率。
未盡熨貼。至於所設。有是者脫必膚。齊莫不齊。以
脫肉之解。與不解為辨。有是者。恐必壯。解與不解。

以汗之出透不透為辨。則全為病之一証而訖。最為精警。而丹齊與班珠不可一概而論。蓋病是感觸之時邪。固結於肺胃之間。所以胸膈無不滿闷。且本為外水之邪。則有疏通肌表驅之透泄於外。而真毒乃解。取汗宜也。然亦不可大汗淋漓。重傷津液。必多妄幻若癆之甚。而本非熱感之邪。又何得以透汗為必要之訣耶。頤又按治病之法。先宜疏散。兼則清涼。古今名賢。無不持此主旨。凡